

景阳冈龙山文化城遗址发现始末

董长侠

1993年秋,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阳谷县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与民众呼声,在赴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考察学习后,于1994年初春,在县财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阳谷县决定举全县之力动工建设景阳冈文化旅游区,以期通过“旅游搭台、经贸唱戏”的模式,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开发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挖湖堆冈,植树造林,古为今用,营造恢复沙丘起伏、林荫蔽日、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原始场景。

大规模开发建设前,聊城市文物管理部门组织专业考古人员,在近500亩开发用地上,进行了细致的文物勘探。

他们手持洛阳铲,按规则进行了细致专业化的勘探。勘探了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考古人员一致同意继续进行旅游区的开发建设。

当时,按规划决定,拟在旅游区北部挖湖堆冈,计划堆积起一个主冈、几个副冈,打造沙丘连绵起伏、林荫蔽日的地貌。当把主冈堆到近二十米后,湖里开始涌出大量地下水。因景阳冈就在张秋镇西北1.5公里外,距离黄河直线距离也就5公里左右,地下水位很浅,下挖几米就涌出大量水来。一开始,用潜水泵边抽水边挖土,还能勉强施工。后来,涌出的水量大大超过了潜水泵的抽水量,最终无法进行挖土工作了。

不得已,指挥部经过研究决定,在所挖的湖面以南裸露地块,组织挖掘机、推土机,挖取地下1米多厚的黄土,继续堆积加高主土冈。但开挖没几天,就在地表一米以下的地方,出现了大面积的较厚黑土层。施工队伍没有注意这些,马不停蹄,日夜加班,继续奋力挖土堆冈。

在一个天高云淡、晴空万里的上午,一名文物部门的年轻工作人员照例到现场巡查。他俯身抓起一把黑土,在明媚的阳光下端详,突然神色骤变,脱口喊道:“这是文化层!下面肯定有文物,必须立即停工!”随即上前制止施工人员作业。

当时,工程都是承包制、分包制,按量获取报酬,施工人员没有听取文物部门工作人员的指令,他们继续正常施工。不承想,文物部门工作人员直接报了警,施工人员一看来真的,便报指挥部领导同意后,才不情愿地停下来。

当天上午11时许,市文物部门三位负责同志驱车急赴现场。抵达后,他们俯身抓起黑土仔细观察,当即神色振奋,迅速下书面停工通知,交予景阳冈文化旅游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并派人驻守现场。指挥部经商议,权衡利弊,决定以文物保护大局为重,命令施工队暂停施工。

此后,施工队为抢抓工期,常于下午或傍晚趁文物部门人员撤离后,擅自取土筑冈。不料开工仅数日,即被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察觉。工作人员不仅严厉批评了施工人员,还将情况紧急上报。市文物部门主要负责人闻讯,随即携市公安局两名干警驱车赶赴现场,出示执法证件,并依法下达停工指令,要求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施工人员见状,当即弃置机械,四散离去。

这一停,不知不觉,就是几个月,极大地耽误了开发建设进度。

后来,经过多方斡旋,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继续紧锣密鼓地施工筑冈。

市文物部门勘探调查后,上报省文物部门。省文物部门派专业人员前来勘探。他们在张秋镇住了几个月,组织人员用洛阳铲钻探,又选择了两个地块进行挖掘,整理横断面,进行清理、分析、研究。

其间国家文物局领导也多次来了解情况,考察现场,对这一文物古迹表现出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

阳谷县也越来越重视,逐步达成共识,认为发现重大文物也是大好事,既能丰富景区的文化内涵,提升文旅品质,又与旅游开发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第二年,国家文物部门的有关专家学者,在省、市、县文物部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又多次来景阳冈考古现场勘探、调查、研究。在阳谷县召开了几次考古论证会,最后得出权威结论——

在景阳冈旅游区附近,挖掘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确定为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遗址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东北西南走向。城有四门,中间有大型夯土台基(这一夯土台基,在其他类似古城遗址中还未发现过),猜测是祭祀用的,专家起之命名为景阳冈龙山文化城遗址,距今4500年左右。并挖掘出大量陶器,其中有蛋壳陶。其面积也是同时代最大的。之后,在景阳冈龙山文化城遗址北部的在平,南部的台前、巨野、汶上等地方,也陆续发现了龙山文化城遗址,但面积比景阳冈龙山文化城遗址要小得多,像是它的卫星城。

专家一致认为,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对研究中国古文化、古城、古国及国家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国内一些重大报刊争相进行了公开报道。

后来,景阳冈龙山文化城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轰动国内外。

孟尝君遗址:藏在古迹背后的故事

朱明华

在聊城境内,散落着数处与战国著名公子孟尝君(田文)紧密相关的历史遗迹。作为“战国四君子”之一,孟尝君以礼贤下士、门下食客三千而闻名于世。他一生宦海沉浮,曾二度为齐相,也曾入秦为相,后因政治斗争失势,其人生轨迹在鲁西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位于今聊城市在平区的“教场铺遗址”和聊城市高新区的“迟桥遗址”(亦称孟尝君遗址),是这段历史最集中的物质见证,二者分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教场铺:孟尝君伐秦练兵旧址

教场铺遗址位于在平区乐平铺镇教场铺村,其名“教场”即指古代操练、检阅军队的演武场。多部地方史料记载,此地为孟尝君伐秦前的练兵之所。

(一)文献记载与地名由来

教场铺作为孟尝君练兵之地,在聊城地方志中记载明确。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在平县志·人物·流寓》载:“孟尝君,齐人也,姓田氏,名文……尝练兵于南四十里许,即今教场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东昌府志·列传九·侨寓》转录此说,内容一致。

因教场铺处在在平、东阿交界,旧《泰安府志》《东阿县志》亦有相关记录。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东阿县志·古迹·东阿》记“教场堆,铜城北十八里,或以孟尝君伐秦于此练土,然无可考;或曰明成祖行宫七校垒也”。民国《东阿县志》统一规定名为“教场铺”。

《聊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概览》记载了教场铺遗址的现状与文物保护单位:“教场铺遗址,位于在平县乐平铺镇教场铺村,龙山文化遗址,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传战国时孟尝君曾于此练兵,故名教场铺。”

关于“铺”字,除常规含义外,宋元明清时期亦指邮递驿站;元代州县凡十里一铺,大事遣使驰驿,小事文书由铺吏传送。教场铺地处古代交通要道,北距在平县城四十里,其名或因古“教场”与驿站功能结合而来。

(二)历史背景与练兵场景再现

孟尝君在教场铺练兵,源于他人入秦为相的惊险遭遇,以及他归国后的伐秦计划,《史记·孟尝君列传》对此有详实记载。

齐湣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仰慕孟尝君贤名,邀其入秦为相。后因谗言,秦昭王要免孟尝君并将其囚禁,“谋欲杀之”。孟尝君情急之下,派人求助于秦女宠姬,宠姬索要孟尝君那件天下无双的白狐皮裘。而此裘已献给秦王,门下宾客皆无计可施,唯有某位擅长“狗盗”的门客,夜扮狗潜入秦宫仓库,盗回狐皮裘。宠姬得裘后说情,孟尝君得以获释。

获释后,孟尝君即刻改名换姓、快马逃离,夜半抵达函谷关。按规矩,鸡鸣方可开关,此时秦昭王已后悔放人,追兵将至。危急时刻,擅长“鸡鸣”的门客模仿鸡鸣,引得附近群鸡齐鸣,关卡提前开启,孟尝君顺利出关。这便是“鸡鸣狗盗”典故的由来。

孟尝君归国后,被齐湣王拜为齐相,主持国政。因深恨秦国加害,他计划联合韩、魏两国,先攻楚再伐秦。齐湣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98年),孟尝君率领齐、韩、魏三国联军攻秦函谷关,还向西周借取兵器与粮草,后因西周谋士苏代游说而撤军。

依照以上史料记载可以推测,在发动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前,孟尝君为了备战,选择在齐国西部边境的教场铺一带修筑营盘、演武操练。

史料中虽无战国时期教场铺的直接文字描绘,但可借《水浒传》第十二回梁中书带领杨志到东郭门教场演武的场景,以窥见当年孟尝君练兵的壮阔场面:

“到得教场中,大小军卒并许多官员接见,就演武厅前下马。到厅上,正面撒下一把浑银交椅坐下。左右两边齐臻臻地排着两行官员:指挥使、团练使、正制使、统领使、牙将、校尉、副牌军。前后周围恶狠狠地列着百员将校。正将台上立着两个都监:一个唤作李天王李成,一个唤作闻大刀闻达。二人皆有万夫不当之勇,统领着许多军马,一齐都来朝着梁中书呼三声诺。却将台上竖起一面黄旗来。将台两边,左右列着三五十对金鼓手,一齐打起擂来。品了三通画角,发了三通擂鼓,教场里面谁敢高声。又见将台上面竖起一面净平旗来,前后五军一齐整肃。将台上把一面引军红旗旗动,只见鼓声响处,五百军列成两阵,军士各执器械在手。将台上又把白旗招动,两阵军马齐齐地都立在面前,各把马勒住。”

(三)明成祖行宫七校垒之辨伪

有志者提及,教场铺或为明成祖朱棣往来两京时的行宫七校垒。此地位于南京至北京的“御路”旁,设行宫看似合理,但史料与方位均可证此说不成立。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东阿县志·古迹》记载:“回銮殿二,一在邑西南十五里尹村之南;一在铜城之东,盖明成祖往来两京行宫也,居人谓之皇殿。”而教场铺(教场堆)位于“铜城北十八里”,与铜城东侧的回銮殿方位完全不符;且在铜城周边如此近的距离内,绝无建造两处皇帝行宫的可能,由此可证,教场铺与明成祖行宫无关,其核心历史属性当为孟尝君练兵地。

迟桥遗址:孟尝君避难隐居与二孟庙祭祀

迟桥遗址位于高新区韩集镇迟桥村,又称孟尝君遗址。孟尝君选择迟桥作为避居地,核心原因是田甲劫湣王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且此地与孟尝君此前练兵的教场铺相距不远,地势隐蔽、民情熟悉,是理想的避难之所。

(一)田甲劫湣王与孟尝君出逃

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相齐……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湣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湣王(《史记·六国年表》为湣王三十年,即公元前294年),湣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湣王乃惊,而踪迹验问,孟尝君果无反谋,乃复召孟尝君。孟尝君因谢病,归老于薛。湣王许之。”

大意是,孟尝君相齐数年后,有人向齐湣王进谗言诋毁孟尝君,诬陷他意图谋反。之后又发生了田甲劫湣王事件,湣王怀疑孟尝君为主谋。为避祸,孟尝君被迫出逃。后来经过核实证明孟尝君没有参与这次谋反,湣王重新召回孟尝君。孟尝君借机托辞患病,请求辞去官职,返回封地薛邑归隐养老。

(二)地方志书中的避难记载

对于孟尝君出逃之后隐居何处,《史记》中没有交代。但多部地方志与文物资料,清晰勾勒出孟尝君在迟桥避难、后人建庙祭祀的历史脉络。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在平县志·人物·流寓》所载“孟尝君”中记载:“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于薛,文奔。尝练兵于南四十里许,即今教场铺。”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平县志·寺观》载:“二孟庙在城南四十里,祀孟子和孟尝君,丁懋儒有记。”二孟庙遗址便在迟桥村西的高阜之上。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平县志·古迹》附有“孟尝君庙”全景照片,文字描述更为详尽:“孟尝君,即田文也。齐客三千称为古今豪士,其庙在东阿、在平交界处。有阜巍然,上有庙,祀孟子和孟尝君,名二孟庙。庙貌巍然,且在旷野中突起一阜。翠柏森阴,望之有郁秀气,一名胜也。习俗尚沿,亦直呼其地为孟尝君云。”

《地理志·故宅》明确标注:“孟尝君故宅,孟尝君……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于薛,文奔。尝练兵于县治南四十里许,即今之教场铺。故其故宅亦在是焉。”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东昌府志·侨寓·孟尝君传》亦载:“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于薛,文奔。相较于《史记》,方志中补充了劫持事件发生地“薛”,这与孟尝君奔逃避居迟桥的逻辑完全吻合。

《聊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概览》中更是明确记载:“迟桥遗址,位于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韩集乡迟桥村,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2013年10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相传,战国时期齐国公子孟尝君避难时曾在此住过,因此迟桥遗址也称孟尝君遗址。遗址现为平地,其东南高台地之上原有一寺,祀孟子和孟尝君,称‘二孟庙’,为清代修建,在平解放后被拆除。”

结合史料所载历史背景及地方志文献信息可知,当年孟尝君因受“田甲劫湣王”事件牵连,被迫逃至迟桥隐居避祸。他选择此地,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其一,迟桥地处齐、魏、赵三国交界,位置偏远,便于进退;其二,数年前(据《史记》记载,此事发生在伐秦后约四年;若依徐广注解及部分地方志记载,则间隔约为八年),孟尝君曾在迟桥不远处的教场铺驻军练兵,对此地民情与地理形势颇为熟悉,故而将此作为理想的避难栖身之所。

后世为感念这位曾在此居住的贤德齐相,在其旧居遗址修建祠庙,以资纪念,初称“孟尝君庙”。后来,或许因两者皆姓“孟”,且孟尝君礼贤下士的形象深入人心,遂将儒家亚圣孟子并入合祀,庙宇因而改称为“二孟庙”,形成了地方上一处独特的祭祀景观。

(三)庙宇的修缮与文化意蕴

“二孟庙”是聊城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其修建、修缮与文人题咏,承载着后世对孟尝君的敬仰。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曾任永州知府的聊城人丁懋儒,在《增修二孟庙记》中,记述了该庙在嘉靖和万历年间的两次重要修缮。

一是丁懋儒未入仕时,见二孟庙破败不堪,便向在平知县禀告,知县调拨修建三官庙的剩余材料,组

织乡民修缮庙宇。

二是二十年后,知县王国弼于万历十年(1582年)到任拜谒这座庙宇时,认为孟子为儒家圣贤,孟尝君为千古豪士,合祀之举可教化民风、弘扬良善,遂下令再次重修,重塑孟子、孟尝君塑像,按“左尊右卑”礼制,孟子像居左,孟尝君像居右。

丁懋儒对此评论道,孟尝君生前位居齐相,声威赫赫,身后得享“孟尝”之名,垂青史。如此声名与功业,恐非一般仅凭王道或霸道立国者所能企及。他又指出,直至今日,民间流传的故事里,仍时时闻听“孟尝君”之名,可见其声誉并未随岁月流逝而湮没。既然如此,这般植根于民间、为百姓所追思的祠庙祭祀,又如何能够轻易废止呢?

明万历年间,在平县训导许复(后升任武进知县)亦曾作《二孟庙》诗,咏叹此地人文:“落落重丘祀庙前,萧萧松柏隐才贤。还从宾客开日,更忆君王受室年。王气足回天五百,霸图须藉土三千。愚知俎豆洋洋在,愧我瞻依未有缘。”诗注故事“孟子与田氏并祀”,成为二孟庙历史的珍贵文学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许复诗开篇便将二孟庙与古重丘相联系,指出此地亦为春秋齐桓公会盟诸侯之处。丁懋儒在《增修二孟庙记》中亦对此加以考证:“《通志》:重丘在聊、在间,未审定处。二冈相峙,至此突起,由此而南,其高以新。登眺如面波泽,临万顷之茫然矣。泰岱峙其东,支属联络,在已、午分,层峦叠嶂,出没无际,绝胜境也。齐桓会盟,夫岂舍诸?”

尽管《通志》未明确重丘具体方位,但丁懋儒依据地形胜推断,二孟庙所在之处,极有可能便是春秋诸侯会盟的古重丘旧址。这一考证,不仅为二孟庙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更将此地文脉从战国孟尝君上溯至春秋霸业,使此处祠庙的文化意涵更为深远。

孟尝君墓址辨疑

山东地方志中记载了三处孟尝君墓,分别位于东阿、薛城(今滕州)、益都(今青州)。经史料考证,聊城东阿境内的孟尝君墓为纪念冢或误传,薛城(今滕州)孟尝君墓当为真墓。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东阿县志·古迹》载:“孟尝君墓,在县西北三十里。《皇览》云:‘在鲁国薛城。’文封于薛,当以《皇览》为是。”《东阿县志》自身就否定其境内孟尝君墓为真冢,认可薛城墓的真实性。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青州府志·古迹附陵墓·益都》记:“孟尝君墓,在城北四十里朱良店。”清宣统三年(1911年)《山东通志·古迹二》中收录有东阿、滕县(薛城)两处孟尝君墓,未提及益都墓,可见益都墓可信度亦极低。

三国魏《皇览·冢墓记》(清代孙冯翼辑)记载:“孟尝君冢在鲁国薛城中。向北东,向北北边门。”《史记集解》《太平御览》均沿用此说,为最早、最权威的史料依据。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兖州府志·陵墓志·滕县》“田文墓”条,补充了薛城田文墓葬地:“《水经注》云:‘冢结石为椁,制作严固,莹丽可寻。’今墓已开发,内如官室,以铜铁铸,壁叩之有声,坚不可动。”其墓葬规格、形制详尽,亦与孟尝君的身份地位完全匹配。

明代丁懋儒《增修二孟庙记》亦对迟桥有孟尝君墓的传说提出明确质疑:“庙在冈阜上,有以为孟尝君墓。《皇览》云:‘在鲁国薛城中。’相距殆四百里,此非是。”

结合《东阿县志》《皇览·冢墓记》的记载,及丁懋儒《增修二孟庙记》中的判断,薛城(今滕州)作为孟尝君封地,是其最可信的归葬之地。东阿、青州等地的记载或传说,可能是后世的纪念冢、讹传或附会。

综上所述,聊城境内的教场铺与迟桥两处遗址,分别见证了孟尝君政治生涯中的“练兵伐秦”与“避祸归隐”两大关键阶段,是其人生轨迹在鲁西大地上的重要地理坐标。迟桥的二孟庙,则将孟尝君从历史人物升华为民间崇拜对象。围绕其墓址产生的多个附会传说,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孟尝君礼贤下士、好客养士的形象历经千年传承,始终留存于民间记忆与地方文化景观之中,影响深远。

这些遗址与传说相互印证,彼此补充,共同构成了解读这位战国公子生平际遇与后世历史影响力的立体画卷。

